

# 老师的“三绝”

■邓辉

前两天，古稀之年的恩师甄老师电话告知我，他加入了省书法家协会，成为一名“高龄”新会员，说是一定要与我这个得意门生喝两杯庆贺。

恩师姓甄，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三，因鼻梁上长了很多雀斑，父母便给他起名甄麻三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他18岁高中毕业就被选到村上小学当民办教师。拿了20多年每月十四块八的工资，后来参加民转公考试，成了镇上中学语文老师。

甄老师身材高大，嗓门也大，为人正直也不乏幽默。他带两个班语文课，兼我们班班主任，晚上还管住宿男生寝室纪律，一天到晚忙得像个陀螺，可是每样工作都干得井井有条。

上初一时，我很调皮，看到别的班女语文老师温柔可亲，心里很不平衡。就寻思搞恶作剧让甄老师出回丑。一次早饭后，我在教室黑板上画了一个扛钉耙的猪八戒，脸坑坑洼洼，十分滑稽，还用粉笔在画下歪歪扭扭地写着：麻子麻，背钉耙，挖田坎，种芝麻。

上课预备铃响后，甄老师夹着书本来到教室，看到画像与顺口溜，脸上一阵煞白，那举着粉笔的手定格在空中，似乎又气愤又尴尬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用带着方言的普通话说：“谁这么有才，人物画得栩栩如生，顺口溜朗朗上口！”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所有人，然后带头鼓起掌来。我颇感诧异，瞬间惭愧地低下头，脸上热辣辣的。忐忑不安地上完这节课，我主动跑到办公室向他承认错误道歉，老师平静地说：“侮辱人不好，不过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……”

甄老师有“三绝”，了解他的人都津津乐道。

一是他教书育人的本领过硬。

甄老师眼睛毒，班上五六十个学生，开学两三周，就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，还知道每个人的兴趣特长和脾气秉性。选出的班干部很快成了他的左臂右膀。对班上的“刺头”，他“顺毛捋”的法子治得他们心服口服。

教无定法。甄老师在教学上喜欢用巧劲，而且招招都在点子上。每次上阅读课，他先引导学生明

确学习目标，然后放手让大家或大声朗读或安静默读，鼓励学生自学、思考问题，他偶尔点拨解疑。作文课上，他逼学生拟提纲，然后口头表达，再下笔。别的语文老师天天埋头批改作文，他却放手让学生分组互批互改。校长对他“闲散”的教学法颇有微词，后来见他带的两个班成绩名列全县前茅，也就不再质疑他了。

二绝是他潇洒漂亮的“三笔字”。

他正楷粉笔字在黑板上潇洒地写出来，结构严谨，端庄大气。备课、作业批语的钢笔行书则如行云流水，气韵生动。我最爱看他的毛笔书法，或苍劲峻拔，或圆润饱满，不一而足。

我在他的寝室和家里，都曾看到过摞得半人高的报纸，上面都是他临摹王羲之、颜真卿、欧阳询、柳公权、赵孟頫等名家的草稿。我和老师是同乡，春节前街上家家户户都喜欢请他写对联。

甄老师的第三绝与酒有关。

房县黄酒文化源远流长，甄老师喜欢喝黄酒，而且酒量大。据说年轻时，有一年除夕吃团圆饭，他与父亲和五个兄弟推杯换盏，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，把过年的一斗米黄酒喝了个底朝天。

我参加工作后，和甄老师从师徒变成了忘年交。他见我古诗词写得不错，仿写几首让我看：格律平仄与过渡都很牵强。我婉言劝他多修改。半年过去，他学写古诗词长进不大，就自嘲：“看来，我没有写诗的细胞，还是把时间用到书法上吧！”我为他没有附庸风雅点赞。

老师的退休生活很充实，住在乡下农家院里，空气好，闲来看看田园山水，写写字，与老友下几盘象棋，养几盆花。他看到村子里有许多人打麻将赌钱，家庭闹矛盾，就和村长一起编了首《戒赌歌》在村里传唱。听说他还建议村里办了个农家书屋，免费为留守儿童与从事养殖种植的农民服务。他还获得了“文明乡绅道德奖”，上台领奖状时，笑得灿烂如花。

作者地址：房县军店镇初级中学



## 一截粉笔

■聂厅

一截粉笔，誓要把黑板写白  
一截粉笔  
能让一块黑板燃烧起来

粉笔用剥落自己的方式  
把内心割给莘莘学子  
从春到冬  
粉笔灰落成雪山。风吹过  
有的落到衣领，有的  
落在双鬓

粉笔越写越短  
从笔端流出去的人才却越来越多  
桃李满天下是对一截粉笔  
最高的褒奖

当这截粉笔，短到  
两个指头都捏不住  
它笑出了菊霜般的璨然

作者地址：朝阳中路领秀朝阳小区

# 我的班主任

■尚宏厅

我一生中，许多老师的印象随时光的流逝渐渐模糊，而我与师范学校班主任陈扬华老师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。尽管我现在也已经到了暮年，但我和他常来常往，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1979年秋天，陈扬华老师在原郧县师范学校担任我们班班主任。班上48名同学，是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的第三届录取的学生，我们班年纪最大的三十多岁，最小只有十六岁。年龄大的多半是由民办教师和退伍军人考入学的，而年龄小的则是中考录取进校的。

那时候，陈老师三十出头，与班里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学生年纪相仿，代物理课。第一次看到他，他留着小平头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。他讲课时不苟言笑，说话干脆利索，大家既怕他又尊重他。我们班在他的带领下班风正、学风浓，同学间友爱互助，学习成绩常常是年级第一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陈老师当过兵，复员后被推荐上大学，所以有军人作风。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以后教书，要有一桶水，才能给学生一碗水。”陈老师多才多艺，书法、唱歌、棋艺、器乐都会，尤其乒乓球打得相当棒。每次交手，他发的侧旋球，我们十有八九接不住。见我们一个个悻悻地败下阵来，他却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陈老师知道我当过民办教师，就安排我当宣传委员。我每周利用课余时间办板报，将班上的好人好事写成短文，把时事政治摘抄一些，然后用彩色粉笔工工整整誊写在板报上，再配上插图。

学校每学年组织一次运动会和歌咏会，陈老师要

求每位同学至少报一个项目，我没有音乐特长，就报了长跑。第一学年参赛我没拿到名次，他对我说：“没拿到奖很正常，因为你平时没有准备好。你从现在开始坚持锻炼，明年保准有收获。”他还给我找了几个爱长跑的搭档，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绕城跑步，为此我还专门穿一双笨重的牛皮靴增加训练强度。开始跑觉得很累，后来慢慢就习惯了。第二年学校运动会，我拿到了五千米长跑亚军。

那时候上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，每月还为学生发放14元伙食费，即便如此，一些困难学生往往连四角钱的萝卜回锅肉也舍不得买。星期天，陈老师就以帮忙种菜的名义，把回不了家的同学约到家里“改善伙食”。

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，陈老师从一个年轻小伙子变成了七十多岁的老人。虽然同学各奔东西，但他一直惦记大家。那些年没有手机，他将学生们的电话都细心地记在一本小小的电话簿上，有空就给大家打电话，询问工作生活情况。他那个弥足珍贵的小电话本，藏着师生间的深情厚谊。许多学生的家庭情况，包括家人的姓名、工作单位等他都了如指掌。

我到十堰城区工作时，陈老师已早我两年调入城区。人生地不熟的我经常找他请教，每次他都是竭尽全力帮助我。单位集资建房，得知我手头缺钱，他爽快地拿出两千元为我救急。

如今76岁的陈老师还是那样思维敏捷，精神矍铄，这或许是他善良平和的心态带来的吧。

作者单位：湖北顺强运业有限公司

## 贺圣朝·拜谒五龙宫

(外一首)

■李君琦

沐浴晨风朝五龙，  
灵峰隐踪。  
祥云袅娜，香火氤氲，玉楼琼栋。

六朝兴废颜改，  
新痕渐融。  
仙家遗韵，玄天感应，岁月犹浓。

## 鹧鸪天·探幽太子洞

探径穿林入谷间，  
古亭苍井隐洞天。  
寻幽武当太子洞，  
展旗峰里嵌真观。

心自静，意飘然，  
仙人洞外遇真仙。  
洞明古今尘缘事，  
仙骨慧眸观世端。